

還安縣志卷之七

藝文志上

文字者才人精神為之也顧著作之家其器
裁不一大抵雄慨風流多形諸長歌短吟披
摘藻每發諸繡句鴻篇曰詩曰文櫟括畧
第詩自三百篇以下真盛於青蓮拾遺諸
自與漢而後其說於左莊屈宋班馬諸人
謂盡詩文之極我還安鳳山鍾秀鹿苑
都人士以及宦游諸君子撫景興懷攬勝

志安縣志

卷之七

一

其間之才情有雄壯氣格有虛實手筆有
種變體各法不一而足而運會之隆風
盛山川之靈秀一之脩舉成於此見焉
之以俟轉

文

宋翰林學士朱震不詳記

宋政和四年荆門石又早穉苗不立者三之一郡
汝上李公適禱羣不詳弗應乃遣僚屬請雨於昭
祠下迎像汲水設不詳於蒙泉之上雨隨像至屬

當是公狀其事詔易廟號曰靈觀是歲冬迄於明年三月不雨公再命當陽請雨於靈觀如初禮雲霧勃興像及邑雨如注公復請加神秩是秋又旱公再命禱於靈觀如三月而雨不絕者二日公康舉前奏至於再三部使肅從之有詔封通惠順濟夫人公謂震曰青谿龍女祠舊矣曩倅峽州行縣至遠安屢謁其祠見田旱者予默禱之輒應因遣吏迎水膏澤沛然乃欲抗章請封是時神像服絳袍高冠劔佩如王者一日僧清俾自言兩夢女子

觀粧麗服立於丈室前既覺猶記其目光如日清醴持戒嚴不妄語予遂以龍女請焉此昭靈之初靈也詔既下寺以絲爲詔樓具饒鼓奉引寓接於州之東山寺僧元皎復夢女子徘徊於樓下俄而風雷至有物飛去鱗鬣可指數于是州人以清醴之夢爲誠然而畫易舊像矣予其爲辭以記之震拱手起唯踰月而未及書他日公又謂震曰荆門自是或雨暘愆期禱祠莫聽彼神龍之宅不可以不祠予所以供獻梁盛制幣者益起來者祈

聽也震始朗然而悟曰吾侯愛民之心至矣愛之
真則憂之深故越疆而祝折躬而請雖得于傳聞
夢寐之際苟可以從民之欲者無不爲也無不至
也是以事行而民悅氣和而雨降可不書之使吾
侯之心昭然白於後世乎宋皇帝勅曰靡神不宗
有爵所不廢不惟思所以慰民望亦可以見百神
之受職與否也爾慈惠正直惟人是依迺者農畝
告病郡縣吏若民率請命于神二多降福有司多
此靈施願益崇封朕惟縉紳大夫凡有功于民者

遠安縣志

卷七

三

雖高官大爵有所不吝而况於神乎哉可特封爲
通惠順濟夫人神其嘉惠益懋厥施以福元元

明○侍讀周洪謨重修遠安縣記

遠安在萬山間南距夷陵東接當陽西連三峽之
境荒落尤甚達官巨人終歲不一至其地邑小民
寡回不難治但以地多閉曠流逋日集豈悍多訟
爲奸爲宄而欲使之各得其所則亦不爲易爲予
同郡友何君磐之爲宰也甫及三年威惠並行主
客之民既皆悅服而又脩故政飭文治首廟學次

社稷壇壝次城隍廟祀一既又飭其治所前則廳後則堂廳之前左右為屋各十楹以為諸吏分理案牘之所又其前為廡無功既畢其七庶父老介太學生周法之來金陵來一丁言鑿之石以識歲月予惟何君事神治民皆盡其道以至治所之葺豈徒為自奉計蓋所以正其冠尊其瞻視脩已以安百姓者將於是在也豈可見世之宰小邑者徃以無力為辭而舍茅茨之下至于廟學社稷之類預圯不葺蕪穢不治何以施政而慰民望哉觀何

遠安縣志

卷七

四

君為之有方咸著厥蹟出於公民不告勞誠可嘉也已故為識其本末之大略以為記

○全州舉人署教諭鄭緒舊刻縣志叙

貴陽劉公倅授令遠安之二三年政通人和百廢俱

興其駿績鴻猷班三刺之耳目已迺復謀及縣志

而言曰志也者所以志邑山川人物戶口賦役

宦蹟賢良貢舉節孝傳事以昭將來四海九州

邑郡邑無之今沮陽自洪開設來近半餘禩而志

則闕如問有抄錄者亮言其去計自古迄今不

將為長夜乎余甚悼焉因搜羅舊牒詢謀於
做府志凡例而編次焉志成削剝屬叙不佞不佞
竊惟古者列國有史若采摭杞春秋可稽也自秦
易封建而郡邑則守令即古有國之屬而志即史
之遺意也魯史經孔聖筆削故華衮斧鉞萬世
然有關於教化風俗者甚鉅要之其慮遠其義
童習而皓首之猶不能窺其藩籬萬之一
今觀
之纂是志也內秉諸鑑衡外參諸輿論無溢美
隱詞據事直書即山峻之輩猶能誦而述此其

遼安縣志

卷七

五

世礪鈍有禪于教化風俗者又豈渺小哉語曰不
習為吏觀已成事又曰未有鼓之而不舞者也故
人雖神聖一行作吏詎能徹與溲菽屋而悉曙之
人雖下愚未有不樂美名而忌泯滅者惟觸之無
其機爾今志具在也凡宦于斯者手是篇而目之
觀戶口幾何賦役幾何必思所以撫字催科之術
山川人物幾何必思所以保障興起之方觀宦蹟
則懼然曰某也良某也廉某也名宦有祠某也去
思有碑某也徒具名籍而無可紀則必翻然省勃

然思條其綱紀存其法度。雖有以治清議口恐無
以當寸管書兢。二焉曰乾夕惕不至。虜流異代不
已也。其生于斯者。手是篇而讀之。見厥後有定規
則。後時以逃。供上者易慮。見節孝必雷州。則犯上
以扞文罔者。改弦見科首。賢良則赧然曰。某二均
若人也。胡為榮顯當今名。出後世某二均若士也。
胡為行表閭閻。崇祀學宮。士則奮發於其身。民則
勸勉其子弟。窮人懷長厚。已溢絃歌。不至步武前賢
不已也。今而後。循良繼起。看皆公之芳躅。比屋可

遠安縣志

卷七

六

封者皆公之化導。志在一時。功在一時。志在萬世
功在萬世。即所稱春秋者。不無少遜。其褒貶而
其功用。寧亦可以左券索。不然徒曰紀時事。已
耳。誌爵。本也耳。循二無所。不益是豈公纂刻之意
抑豈善後志者之所為乎。如余不才。忝司學政。固
能以茲。惟伯斯邑。今獲叙。是志附。雖不。匪厚幸
也。夫匪厚幸也。夫

○鄭緒緒撰刻縣志後叙

余嘗讀其地聖地理志。則知志之來也。有自。至

朝英宗肅皇帝亦有大明一統志以紀星宿分
山川物產益知志之併也固所以紀前起後考古
證今焉往匪是罔以垂不朽來匪是罔以鏡當年
其關係信非末務也第析圭擔爵者流不以經世
務為專門則以博超遷為傳舍其視志之廢墜或
歎于才而不能脩或惜于費而不肯脩不肯者與
不能者合則邑之顛者末者鉅者細者與書名書
字者悉散佚而無所考矣夫後之人聞見極博猶
當考信于典籍典籍既缺則清議之口奚足憑也

遠安縣志

卷七

七

嗟乎志可少乎哉余初不知遠安之有志與否萬
曆庚寅冬始受命司訓于斯乃知遠安東接荆陽
西通巴蜀諸凡疆域形勝風俗人物一可紀錄
焉柰此志有未鐫甚不足為傳後具也成化甲辰
邑令劉君名英始纂其槩嘉靖戊戌王君名綽復
增補之二公寓意良殷卒未登之梓戊子貴陽劉
侯來知縣事甫下車舉邑之大綱小紀興廢利害
若燭照數計鏘銖不爽越三年辛卯政通人和風
移俗易一日案牘俱畢圖書滿座間有鶴影風

一字則曰侯之心畫也舉一篇則曰侯之金言也
不歎於才不惜於費而慨然即此盛舉則已之篇
紳大人父老子弟以及後之宦游于斯者莫不考
古證今資于耳目已也將尚友古人正身修德庶
幾流芳史籍為沮陽增重者駸駸乎未艾矣是志
也其所關係者甚大也不將與孟班之地理志我
朝之一統志相為並傳也乎哉

○侍讀周洪謨重脩儒學記

昔者言游以禮樂宰武城夫子悅之先儒疑武城

遠安縣志

卷七

九

為巖險用武之地而子游能治以文予嘗過其故
墟而見其皆平原曠野非巖險用武而不可文治
者也夷陵為楚西塞在三峽之口歐陽子稽其地
僻而貧至所領遠安縣又其北二百餘里大山長
谷荒險尤甚其土著之民百室而河洛秦楚流
民之集殆倍蓰焉是以往二寇賊姦宄囂悍難
真巖險用武之地較之武城可用文治者固不
也吾同郡友何侯磐宰之三年乃能如言游以
治為以謂學乃禮樂教化之原後出而廟

先聖先師隘陋弗治何以安

聖靈而美風教於是捐俸鳩工伐材木陶瓦甍首葺

大成殿兩廡重門及明倫堂博文約禮二齋宏敞偉
麗美於舊規以至倉庫庖膳之屋靡不畢脩朔望
率諸生謁拜春秋丁祀每虔弗懈優禮諸生而飭
之學是以鄉民知侯篤意學政有所向慕而士之
游其間者亦加奮勵遂使遐陋聞寂之鄉皆知尚
禮樂文物之懿侯可謂達其本者矣謂君子學道
則愛人者侯其庶幾哉撫綏流民一視如子而爲

遠安縣志

卷七

十

興社學以訓其子弟使皆誦詩讀書而遵孝親弟
長之義且擇其秀者以爲泮宮弟子則遠安學政
細大畢舉又何頑之不可化陋之不可文學官歐
陽渤多侯之功介貢士周法之復來南雍爲具其
事之本末使求記於予予故嘉其所已能而推其
所未至云

○侍讀周洪謨城隍廟記

城隍之制肇自神農黃帝而古禮載百神之祀則
無其文自李唐以來始祀於吳越至宋則通祀於

天下入於

至聖廟凡天下屬祭必以城隍主之由是天下郡縣莫不皆有城隍而也然而禮雖先王未之有而以義起者其城隍之祀乎或曰郡邑有城隍而祀之可也其無城隍而祀之者遵成制耳子曰不然城有因山陵以爲城者隍有因江河以爲隍者其無山陵江河之險然後加築而鑿爲其依山陵江河以爲之者豈山陵江河之神之外又別有所謂城隍之神哉蓋雖無城隍而封疆之界足以域民山谿

遠安縣志

卷七

十一

之險足以固國者亦城隍之謂也夷陵遠安之無城隍而祀城隍者是已祠在縣治南一里年久稱敝予同郡友何公磐之爲宰也百廢俱興乃重建城隍祠既完且美乃遣人來金陵屬予筆其事於石載歸樹之祠下庶後之繼官茲土者嗣葺之使不壞嗚呼幽而事神明而治民有司職也神安其棲民安其所職斯舉也何公其可謂無媿於此者祠成於天順六年冬十月而石鐫於明年之夏六月云

○知縣劉英舊建守

禦千戶所記

武備所以保障國家

安民禦患也其要在乎選

必其有文武才諳曉

軍機者然後能統兵守禦以

寧其地詩曰趙武

夫公侯于城是已按荆襄與

蜀接壤遠安南漳竹

房一帶西陵三峽皆深山叢

林地多曠閉先是冬

處乾旱水溢流民於此就食

又有竄逋盜賊藏匿

其間蜂屯蟻聚在二有之成

化二年石和尚盜劫

心襄陽烏合此巢其應如嚮已

而遂致劉千斤作

亂大肆倡獮事聞皇上廼命太

遠安縣志

卷七

監唐公慎尚書白公圭撫寧伯朱公勇將兵擊之

斬獲渠魁獻俘于朝考寧班師大臣會議遠安路

當衝要宜設兵備崇德於荆州三衛分撥官軍蘇

懋宋璽蔡璽蔡撫天侯麗清百戶胡俊游能杭懋

傅通姜雄龍偉蕭綱李俊陶綱江禎常安張忠陸

榮蘇縞一十九員俱軍七百名時叅議審會事湯

都指揮黃貴荆州所通判王儒相城于縣南名曰

東莊坪開設守禦十戶所工力浩繁久未就緒巡

撫都御史劉公來視而嘆曰此非細事惟才力超

卓練遠有為之士曷克任其責耶乃詢於衆得荆
州衛副千戶朱綱薦之俾掌所事果能夙夜匪懈
竭力經營修城鑿池砌立所治城高一丈二尺周
圍八百餘丈闕四門初則指倅李政張高許英戴
昇共贊之城樓則遵奉欽差八監章命令倣效均
州體式其所治大門儀門正廳後堂東西兩廊十
百戶所神廟營房次第俱備什局匠以造兵器有
倉舍以藏弓甲城外築長堤以防水患凡材木物
料之費則巡撫都御史楊公發府庫餘積以充其

遠安縣志

卷七

十二

用初始于成化丙戌畢功于巳丑歲於是嚴號令
操士卒振威揚武一方晏然規模氣象倍昔萬二
矣揆厥所自盖由為國計也處置得宜為脩德者
官稱任使故也紀綱軍政者正千戶朱鑑尤能恪
恭職位修闕補畧乃論於無曰城完而守固矣可
無言以紀其事手來請于
石庶後者有所考云

○提學副使薛綱重修廟記

遠安縣新遷百事草創廟

規模雖新材木則舊不三五年輒頽圯蓋由是時
興作紛然才力不給以歷年舊物遷移改作執必
速敝無恠乎其然也成化十三年秋八月予督學
至縣見其傾圯之甚乃嘆曰安得振拔有為之士
來宰是邑而舉于是廢墜乎越二年吾浙之會稽劉
君英除知遠安縣事予喜曰事濟矣劉君與余為
同里才高而名且著初為涪州學人稱其為蘇湖為
廣昌縣人稱其為魯杜以往者驗之知其濟事也
必矣居無何田不能以興舉廢墜為心顧瞻廟學以

遠安縣志

卷七

古

然興悲輒欲之初之自慶官無餘貲民無可歛逡巡
未舉者三年以縣治乾緒奮然曰是不可以終止
也乃商度財以命醫訓向學董其事一竹一木必
曰某山可伐也某商可易也一瓦一甃必曰某土可
陶某匠可用也計力而償量值而給錙銖不棄也
諱不興由是庶民効力百藝勸工首葺大成殿兩
廡粧塑聖賢以隊鑄造鑪鼎祭器次作樞星戟門次
明倫堂進德修業二齋以至泮亭射圃庖膳倉庫
典學官廨舍以備序而舉靡不堅良畢備是役也創

始於成化甲辰冬十月落成於丙午冬十有二月而民不知勞官不知費一出於劉公經營措置也文廟舊祇行釋菜劉公以舊縣址給人佃種每歲納其租以供春秋二祭諸生學荒于嬉乂乏科目公親督課業改授經義癸卯庠生蕭體高即以詩經中式鄉人謂之破天荒於戲劉公信有爲能濟事者非徒廟學由之而新凡祭祀科目亦賴之以始也但惜乎邑小民貧執難爲又值新遷草創之後時難爲時執之難爲者能爲之况易爲者乎於乎松

棘單棲牛刀小試予雖有激揚之任而力不能薦也落成之日適予再至師生合辭以文請予特識其事之顛末以爲記諸生游其間者則李白袁州學記可規矣故不俟予之贅云

○邑人何史訓縣治記

語曰盤根錯節可別利器循政立事可知良吏夫大曰政小曰事爲政所當舉也苟有所遺缺非良吏爲之疇耶遠安荆屬邑僻在深山攜治亭子山下成化丙戌石和尚劉千斤召樂朝廷徵兵討之

尚書白圭等建議以不可無軍控禦具奏擇地
之東莊築城鑿池創立守禦所遷縣治并居城內
時人民避亂竄逃止餘里半既為招集流民內附
增為八里久之所司因循舊者日就腐朽新者力
不能致成化己亥公會稽劉公英來知縣事召吏
民諭之曰縣廳政令之所出六房簿書文案之所
存儀門譙樓縣之壯觀又所以儆夜省衆吾今增
修不費爾民財但用爾民力令爾民歡趨之于是
伐木埴磚陶瓦工善吏勤並手偕作不逾年工畢

規模閎闊煥然一新吏舍倉庫亦為脩治外則儒
學祠寺察院布按分司又各新剏此事之立也且
教民樹畜力本自盡而衣食足摘發奸伏如神而
爭訟息刑施凌暴之徒德薰鄙薄之俗而民翕然
從治又作興文學勉勵生徒蕭公體高講經授題
尤得其要旨遂登鄉試第舊學廟止行釋菜今則
易以全祭此政之修也然則政事舉而道化行風
俗易謂遠治之良也非與今以縣治落成吏民耆
舊詣予微言以紀德政予慕公之為人樂其治行

故不辭而與之言夫仁愛及民謂之德正色厲
謂之政柳子曰賢者與之劉公宜乎當此矣遂
之俾鑄石以為紀念者勸且知縣治之報文自
始也

○鶴慶知府五龍何璋永濟渡記

遠安古臨沮也而沮水之源發自襄陽之南
易無時每春夏雨集石澗溪壑飛濤走浪一夕
至遂世為民患焉舊治南設李家渡北設譚家
獨邑治西灘湧水急險惟尤甚前宰是邑者往

遠安縣志

卷七

七

泛不加意茲渡竟未有設致往來之人冒險徒
有陷溺而莫知拯救者適龍泉常侯來令茲邑
然以康濟斯民為心以修舉廢墜為任以興利
害為急即無暇更僕數如幸新學校文教振興
立城樓武備肅矣展備公署官箴飭矣諸允事
國是動切民隱者悉矢心勵志次第振舉之
西河公渡未設為閱典而戊午冬應征力役始
其事建白郡守津南陳公呈請司院諸大老
允題編戶設渡噫嘻前此尚深濟益民困

吾不知其幾矣茲渡既設則復險若夷利涉若稱快便者亦不知其幾矣邑父老某等詣予道感美欲得一言以志之予江之橋曾德裕建之茲之制萬世利也侯之流同其悠久而他日大故樂而記之且為之歌通險阻德配無疆記之日嘉靖己未五月吉也

○薛綱青谿寺禪僧碑

遠安縣志

卷七

六

遠安有青谿寺二之西有一洞二之前有庵屋數楹宋之時僧法琳居之遂名法琳洞元之時卧雲居之遂名卧雲洞自後枯禪去衲徃二有焉不能知其名也成化十有三年冬十月有僧名祖遇來自金陵自稱慈悔身之徒入洞而禪跏趺而坐足跡未嘗及山下久服不齋不粒食如此者四十有九日每歲率以為常下有五年秋八月予督學至遠安宿青谿寺閒游洞中祖遇出而拜迎予問之曰洞岩僻寂非人所啓何乃自苦如此祖遇曰不

如此不能成覺乎曰人也日不食則死聞汝水齋
四十九日何術致然耶祖遇曰吾傳吾師之教無
他術也但先三五日為飢火所燒體熱而倦力不
能支越六七日後水透徹覺清爽如常時予聞其
言知心靜而元固得不死觀其形奄然若卧病
之餘終非久生者也十有八年冬十月予再過焉
祖遇尚無恙見庵之西楹為岩之墜石所致去禪
所僅丈餘許予詰之曰汝能先知岩石之墜而不
懼乎曰不知也予諭之曰石無慧眼汝非金身一

夕再墜汝其齏粉矣乎聖賢有戒知命者不立乎
一巖墻之下汝其識之慎之祖遇微笑而不答意有
佛力護持未必然也至二十有二年冬仲月予又
過而問焉祖遇亡久矣詢其故人云五月二日夜
半雷雨大作岩石亂墜其聲震地僧然火往視之
祖遇已在岩中左股壓而糜爛矣急掘岩石而出
之昇至山下即死年總四十嗚呼生而信佛未有
知是之篤死而受禍亦未有如是之慘是蓋禪
之也佛陷之也使其能了悟禪機必能先知

允矣使其迷惑稍淺移信佛之心信予之言切
乎聖賢巖墻之戒亦必知雷雨之至岩石必墜擇
所處而避之矣安有覆壓之禍哉噫佛之教以慈
悲救苦難為急世之人然一香設一供尚冀其舍
慈悲救苦難求種二福田利益顧於信佛尤篤者
獨吝慈悲坐視其苦嗇其益而豐其禍佛果足信
乎信佛果有益乎慈悲救苦之力果足時乎

○鄭繼緒劉侯修學記

晉吳公稱治平天下第一史著其薦洛陽一人賈

安縣志

卷七

三

生其他績不少概見豈作興人材為吏道一義也
矧乎學校人材所出能作興而培植之其聲稱又
當何如哉遠安舊學在亭孑山自成化年間遭寇
變與縣治並易於此始面南尋以科第不茂改而
西焉然歲久時移且屢經遷革故殿堂廡壁門墻
之類或傾或腐頽然不足觀即官師朝望行香春
秋釋奠亦凜然恐或墮而不敢久也其所謂教諭
廡舍說者謂廢之將百年俱僂居民舍云萬歷代
子劉侯承口茲邑顧瞻徬徨慨然興聿修之心會

司訓張公二和議欲募諸鄉縉紳先生與民之殷實者徒置於北角樓間侯不然曰修學有司職也奈何預民爲且此與彼地相若度之不過尺丈間豈有利有不利也卒寢焉明年八月不佞承乏邑博寓居社學中侯爲不佞言曰此非爾所居也余畫之素矣幸待之越明年侯下令曰日某修

文廟建廡舍某材木某山所取也某磚甃某工匠所埏埴也無一有擾於諸民民毋指予修建故漁獵於鄉也乃鳩工聚材不一月而舊者新廢者舉凡殿堂廡壁門墻之類與

聖諸祠併神之牌位無不一一鼎革而丹漆之其不佞之廡舍亦不終月而就居焉落成之日邑之父老子弟鄉之縉紳先生咸駭然曰何壯麗也何向之無而今之有也何有此興作而若輩因聞也殆其神哉殆其神哉余竊謂物之廢者非一日而廢廈之傾者非一旦而傾其所由來者漸矣自成化迄今尹茲邑者不知凡幾率傳舍其官幸得朝夕代云不以公事爲事至侯而始修建修建而民不知

勞不知費侯之政越度前人遠矣故不寧惟是
賓館修城池開淤河增社塾善政獲三未易殫述
獨是修學之舉羣弟子朝夕課誨之有漢吳公薦
賈生之風然作興人材不止于一人已也今諸弟
子感恩思奮抱賈生材未可量而以劉侯之政之
心信今之吳公無疑已劉侯為誰諱順時號龍陽
貴陽丙子科鄉進士也贊其事於始者司訓岳州
張公二和司幕閩中林公鑄觀其成于終者司訓
邵陽湯公聰司幕劍邑夏公師且不佞繼緒實覆

遠安縣志

卷七

三

庇不淺也故樂而記之言俾游于斯與後之居于
斯者知所感且有所考已

○當陽邑侯區懷瑞游青谿秀壁山記

臨沮西有青谿秀壁其地入遠安境去玉陽三十
里每於城北延眺高峰插天翡翠翠一片若挹若注
若竦若踞不可方物幽異瑰瑋見述異記與盛宏
之荊州記足令神往其于玉泉隴阜相接徑隧相
屬探竒上每竄究焉出玉陽溯沮西北為乾谿白
石齒三皆枯礪也沿谿西行越小嶺出玉陽境則

敬厓壘嶂空綠點二常撲馬首忽如千層碧浪瀾
盪少海始信玉陽西北山谿別作世界路轉紆仄
山轉幽峭行三里有石橋則青谿注沮東出也聲
噴薄如雷聽泉數里涼沁神骨又數里入青谿古
寺縱括數十園皆百年物佛廬東為古方丈西有
泉竇甚夥皆石壁下迸珠湧雪淖沸之執何但萬
斛水之色聲氣味與人相宜不知從何置品而袁
小脩游記以為水色正碧凡舉水皆不得其形似纔
覓一端其味淡而不甘平而不冽盤蝘蜒不腥泳

潛鱗不混其氣四時皆秋或激石縫或迸沙礫跳
波散沫恒高數尺渟碧十餘畝澎湃干狀袁志益
未建也又西龍女祠二左方上為卧雲洞即雲光
法師寫經處又上有大士洞桃花洞循青谿西數
麓更越高領從領下得幽磴蹠踏屨屨石稜每罅
示袂人行磴底望兩厓烟扉霧磴恢藤引蔓古木
垂縹丹翠斑駁乍開乍合真應接不暇左右多精
道士精廬今惟雲鳥逢迎即野衲不可得曲折數
里始達鬼谷洞扉戶丈許兩壁及洞底而作波瀾

紋洞口祀鬼谷子轉入百餘武皆衣淨滑凡十餘
折約里許穹窿處時窺天一隙蝙蝠大如缶驚炬
往來如織又批而入有石田石潭有方廣石如碁
枰遊者或得黑白石碁于是行也得青谿龍湫足
消煩暑郢地鮮巖壑得石竇如甕隴絕容几案便
詫竒絕或加推鑿而鬼谷窈窕隱深鬼斧不施天
巧自然狙接蝸綠杳冥無際百里內嵌空抗雲此
為寡儔宏之所記不我欺也

國朝○邑侯周會隆修縣志序

遠安縣志

卷七

廿

丁才春不佞受遠安事時則逆孽耽二風鶴草木
日貞邑人士共圖綢繆間有暇日相與游詠登眺
見真山水秀曲松竹蒼翠人物彬彬雅慨然有洋二
大函之風因詢訪邑志欲一披全槩邑人士告予
曰嗟二邑之有志舊矣一修於劉君順時再修於
孫君自強兵燹以來俱付祖龍之餘燼矣繼起者
為力創始者難為功即欲奮筆丹黃頗事采輯
一異日粉本而流風闕如又安從得乎嗣是二志
行來予予廁中者再易歲一日有持家藏劉君志

一冊見示者嘖然曰先賢風流之不墜其賴茲一線也乎反覆展玩分門標旨條理井然而褒予評騰皆合乎大道第間或搜羅未廣闡揚未脩且劉志迄今數十年矣其間山川不改興廢頓異治績行業炳耀千古節義文章照人顏色及夫高人逸士遺世獨立竊聞下風猶增嚮往聽其久而淪落簡冊無光是有司之罪也夫是有司之罪也夫與二三知名士謀之而二三知名士皆握如椽筆為著作巨手因折舊目毅然為予任之稽古道準輿

遼安縣志

卷八

五

情其攷證也詳其取捨也博其立心也恕其持論也嚴要一揆于聖人作春秋之旨期於久而可傳也稿成示予二間有商確遂登諸梓又歷歲始告竣用心可謂勤矣因憶吾濮之志成於伯承李先生先生在明嘉靖朝以名進士任符鄉一時詩文聲滿海內自李于鱗王元美輩咸推轂之故其作志洋洋灑灑直欲自成一家言識者有龍門扶風之目今二三君子才蒸雲霞氣吞河漢將來文名固可媲美於吾伯承而不佞以固陋竊分其譽用

弁數言俾後之覽者知茲志之成皆二三知名士
功焉若夫勸戒之義則舊序詳之不待不佞之贅
及也

○邑侯安可願濂溪小島日記

余稚慕周濂溪之為人每於蓮獨契好志各有在
也宰遠之三年化行民安遂於城東北隅署側構
一樓扁曰朝闕公餘讀書課子其上俯視溪水曲
流碧潭澄徹錦鱗泳游一快事也其中豎一石高
二丈許闊如之恠異特拔望之若龜踞乎城左當

水暴漲輒作砥柱余深竒之己亥孟夏爰命鑿池
栽蓮時正當炎蒸議者咸謂明年方花而是歲孟
秋花發數莖矣邑人士莫不詫為清廉所感舉呼
為蓮臺余因題曰濂溪小島慶志之有成也願其
臺有三層尚可植花卉而邑當兵燹之餘又安從
得乎忽有竒其臺而以牡丹進者亦衆情也爰命
植之其年亦花余乃憬然曰茲石也雄峙水中不
知幾千萬載其與凡石何異一經開鑿便成勝覽
且花卉亦若樂吾臺而慰吾志以此知花石皆以

類應而立志之不可不篤也於是乎記

○邑侯安可願法華臺松風亭記

聞陸法和居士嘗稱鹿溪甚幽邃余恒冀一遊覽焉丁酉來遠安邑人亦盛道之越三年己亥春予勸農過之有孫公開祚率子惺愉偕庠生曾生宗孔輩遮言曰此鹿溪也盍少憇焉予曰唯二投轡而前山色秀麗水執滌洄誠哉兩壁山爭翠一灣水競曲也行數里許有古剎曰鹿苑剎之右側一峰軒舉其狀若臺客曰此梁居士講法華處也予

遠安縣志

卷七

廿七

與客攝衣而上蒼松凌霄清風拂袖前眺石柱後瞻層峰左顧仙岩右盼錦屏花卉繽紛烟霞飛舞俯仰迴環應接不暇曩云幽邃其梗槩耳予廼心曠神怡喟然嘆曰美哉松風云胡不亭客曰昔之盛時仙客騷人多遊于茲有亭曰松風袁小脩輩嘗流連之通者諸逆出沒文成畏途僕等托君侯之庇獲遊於此亦空谷足音也亭于何存予于是毅然欲構之庀材于是歲之冬落成于辛丑之春越月孟夏余偕向子闕中輩登臨其上但見山

水如故亭臺一新羣巒之草木蒼鬱溪田之麥黍
偏反薰風徐來微涼漸生主客列坐塵襟悉滌工
焉或說道德而精一之宗透或話治平而康衢之
盛觀或論黃白而九轉還丹之旨明或談色空而
而萬法歸寂之妙見且也觀松而起赤松之思聽
風而興長風之志出世入世惟我所欲則斯亭也
地雖容膝別有世界快哉耶超然耶蘭亭耶不是
過矣後之君子詎可忽視乎哉余于此又有感焉
曰亥之遊時則有若孫氏父子而今則宦遊矣今

遠安縣志

卷七

七

昔者多士濟二余附其中如逆旅之在傳舍耳古
人秉燭夜遊浪有謂興嗟二芳辰易邁盛會難期
撫時興懷烏可以不記二之者誰愛蓮縣令安可
顧也同遊者誰先後姓字列左也

○安邑侯創建常平倉記

李德裕

士當誦讀草茅結志自期僉自壽以身許國須脩
悉民隱以慰蒼生之望至其執銅章繪黃綬敲朴
喧囂犯其慮靡誹倥傯裝其懷一朝尊榮反覆見
有比二然矣如我邑侯安公則有異公自蒞茲土

也其為興除便民者不一而足每撫遠邑僻處
岨歷經兵燹蹂躪無遺山之西北現為諸寇蟻
地瘠民疲室如懸磬又無長江巨流舟楫之通
值歲歉展轉流離逆氣不免吁嗟危矣哉于是
政之三年卜地營倉于山之麓名曰常平隨捐
勸諭積儲其中又令里社各建義倉輸穀實之
備水旱不數月乃告成焉彼都人士欣然起色
安全之有賴也噫嘻昔禹稷之饑溺由已范文
公先天下之憂後天下之樂悉此故也太史公

倉廩實而知禮義衣食足而知榮辱公之舉廢
近之嗚呼世之都三公位享萬鍾祿其邸第之
車輿之飾聲色之多妻孥之富止乎一已而已
為小民謀及身家綢繆於陰雨之先者寧幾入
公之先勞在朝廷恩膏及編戶聲名播異世豈
誇一邑傳一時而已乎抑又思之莫為之先無
啟後繼起之績易於更始後之君子不沒公之
嗣而繼之斯三年九年之蓄陳二相因時凶
特此以不恐時隆殷富可申諸邑矣千載而

公之義頌公之德寧有既哉余聆公之緒樂其事
之有成也因銘諸石以誌不朽云

○安遠樓記

簡 惺

嘗思古之偉人未出則抱安天下之心既出則
安天下之事故處係蒼生之望者行膺藩屏之任
非苟而已也不幸斯世當阡危之日亟賴斯人宜
何如引領耶我邑侯安 奉

命蒞遠邑見斗大山城滿目凋殘惻然痛之其思
以安集之者志彌深而心彌切越明年政化大行

遠安縣志

卷七

卅

諸事脩舉于農隙之暇建樓于縣治之前負山臨
水題曰安遠富哉言乎夫司牧民之責念一邑哀
鴻未安思所以安之既安益思所以安之其功猶
易言也乃事在一邑而功不止一邑安之功甚大
安之事甚難其功豈易言哉蓋荆郢為全楚西北
門戶遠安為荆郢西北門戶荆郢安則全楚安遠
邑安則荆郢安執固然也近日虎賊盤踞秣歸間
歲出寇掠遠邑適當其衝而兵火于道寥寥二數家

呻吟未息則外固封疆內蘇憔悴不亦甚難也哉

我邑侯以長才偉畧任事其間游亦有餘請增戍
兵團練鄉勇以禦侵暴諭輸義穀賑濟困貧以哀
乳獨宣

聖諭以勵風俗均里甲以定畫一而且折獄如神民自
不冤強者服而弱者悅雖古韓范召杜何以加焉
不獨循良稱最而已於是向日之陞危者不啻登
春臺而卧絰席焉乃遠邑獲安而荆郢近郊昔之
頻遭寇暴亦俱有寧宇所謂事在一邑而功不止
一邑者此也侯之功豈易言哉斯樓與鳳山沮水
共堪不朽侯之功與斯樓共堪不朽則登斯樓也
知爲遠人之厚幸實爲荆郢之厚幸也夫所謂偉
人其侯之謂與